

个性爸妈

我的老爸很搞笑

□ 晓蓉

老爸前几年从汽修厂退休后，一心一意地在家做起了自由撰稿人。用他的话说：“写东西是个人爱好，还可以挣钱，何乐而不为？”老爸是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在厂里又多年从事宣传报道工作，写文章自然是驾轻就熟的事。

写作之余，老爸还有一大爱好——上网。在我还不知道QQ为何物时，他的网友就已经遍及大江南北了。家中装了宽带后，他更是如鱼得水，对电脑越发痴迷。现在，他的QQ号就有三个，他打字速度快，平时和他聊天的好友除了同龄人，还有不少十几岁的小姑娘、二十多岁的小伙子。他自诩在网上的魅力指数快超过刘德华了，老妈说他是“人老心不老”。

当然，老爸的一切网上活动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。我发现他的QQ好友以女性居多，就对他提出了“严正警告”。我说：“老陈同志，您受教育这么多年，可不能晚节不保，搞什么网恋啊！”老爸顿时作委屈状：“乖女儿，可不能这么冤枉你爸啊，

我们聊的都是正儿八经的事。”为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老爸还把他的聊天记录调出来让我“审查”，当然，我没查出任何可疑的问题。不过，从那以后，老爸给我扣上了一个“奸细”的罪名，他以为都是老妈指使我干的，还很小气地减少了给我的零花钱。

除了上网，老爸还有一大爱好，就是唱歌。年轻时当过兵的老爸喜欢民歌，兴致来时，会拿起麦克风唱上几首，自娱自乐，唱到动情处，还会不停地用脚打拍子。不过，我常在他自我陶醉时捂着耳朵大叫：“老爸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，调儿都跑到俄罗斯去了！”在抗议声中，他只能无奈地瞪我一眼，停止独唱表演。

闲来无事，老爸还喜欢下厨炒几道菜，他做菜的秘诀就是多放味精。一次，趁老妈不在家，他挽起袖子，系上围裙，说要吃肉丸给我吃。忙活了大半天，因为肉太瘦又少放了淀粉，炸出来的丸子棱角分明，黑得发亮。看我不肯吃，他只好自己吃，还一边



(网络图片)

自我解嘲：“这就是什锦狮子头。”当然，最终他也免不了要挨老妈一顿奚落。

最近，老爸又迷上了做网页。他只花一天时间就学会了做个人主页，还掌握了各种应用软件，常从网上下载一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小东西。有一天，他说自己花一中午时间申请了十几个网易泡泡，准备赠送给亲

戚朋友。我看了一眼，发现他的头像居然是一个头戴草绿色军帽的小男孩儿，当时差点儿笑岔了气。

不管怎样，老爸是越活越年轻了，就像那句广告词说的：“五十岁的人，三十岁的心脏。”他还说要成立一个SOHO工作室，并动员我加入。看来，老爸的退休生活要更加丰富多彩了。

沧海一粟

想起那碗腊肉

□ 方利辉

我的中学时代，是在吃粮靠返销、用钱靠借贷的境况下度过的。那时农民的日子都不好过，我们这些孩子也只能饿着肚子上学，每天吃的菜只有咸菜、豆瓣酱，一个星期下来，别说肉了，连猪毛都看不见一根。

记得在春末夏初的一个周六下午，放学后，我像往常一样边吹口哨，边迈着急切脚步朝家赶。

一跨进家门，我就闻到一股有别于往日的香味儿，神经一下子兴奋起来，忙问母亲是什么味道。母亲把我拉进厨房，揭开锅盖让我看，原来是一碗腊肉炒葱头！香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。

看着我疑惑的眼神，母亲和蔼地解释说，中午镇上有客人来咱家，所以把那块从春节一直放到现在都舍不得吃的腊肉给炒来吃了。“这是给你留的，辉儿，快趁热吃了吧！”我的胃已经多日不见油水，母亲的话使我更加急不可耐。我问母亲吃过了没有，她笑眯眯地说早就吃过了。于是我不再思考，拿起筷子，三下五除二就把一碗腊肉吞了下去。母亲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在一旁直劝：“慢着些，吃东西哪有像你这样的，吃快了对胃不好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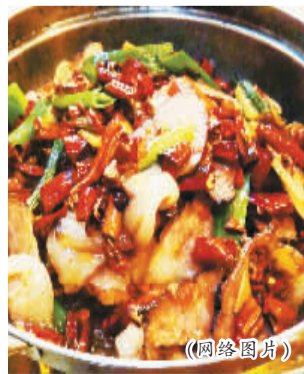
当我心满意足地放下碗筷时，母亲笑了。当时，我感觉那腊肉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的美味。

晚上，父亲从地里回来时，我问他中午那腊肉的味道可好，父亲说：“味道好是好，就是太少了。你妈中午忙得没顾上吃，晚上让她也好好尝尝。”

可是，晚上的饭桌上，哪儿还有腊肉的影子。母亲说，中午招待客人吃了一碗，留了一碗放在锅里，辉儿回来已经吃了。就那么一块腊肉，还能吃几顿？

听完母亲的话，我非常后悔。原来，母亲是怕我不肯多吃，才骗我说早已吃过的！我只能怪自己太贪心，恨自己没有魔法，不能再弄一碗腊肉让母亲尝尝。

如今，虽然事隔多年，我还时常想起儿时吃掉的那碗腊肉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可是，再好吃的腊肉，都不及当年母亲留给我的那碗腊肉香。



(网络图片)

影像岁月

军装和粮票的故事

□ 汤礼春



军装和粮票，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，但在我的记忆记忆中，这两者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

作为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，我很希望能穿上军装，当一名军人，可是因各种原因没能如愿。母亲见我穿军装想得厉害，就买回一块白色棉布，染成黄绿色后，帮我做了一件“军装”。

1969年，16岁的我作为知青，穿着母亲做的“军装”到了农村。三伏天，在强烈的阳光直射下，这件“军装”的颜色很快就深一块、浅一块，变得斑驳起来，大家都笑话我穿的是“伪军装”，我感到十分狼狈和尴尬。

真正拥有一件军装，是在我从农村到工厂之后。1975年，我到贵州水城水泥厂出

差，住在该厂招待所，一起住的还有一个姓金的年轻人。我看他穿了一套真正的军装，很

是羡慕，一问才知道他是一名退伍兵。

两人混熟后，我把自己想

穿军装的想法告诉了他。他想了想，说：“这样吧，你给我15斤全国粮票，我就给你一件军装。我不是想和你做交易，只是因为我饭量太大，每月供应的27斤粮食不够吃。”

15斤粮票在当时是很珍贵的，尤其是全国粮票，只有到外省出差时，开证明、盖几个大红章才能取到，而且还要扣掉当月的油票。当时的15斤粮票可以换一大堆鸡蛋，或者几只鸡。贵阳人甚至说，20斤全国粮票可以换走一个大姑娘！

虽然全国粮票很稀罕，但当时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掏出15斤全国粮票，换回一件军装，并穿着它回了家。母亲仔细地打量着我，脸上的皱纹都笑成了一朵花，说：“嗯，你穿这军装很神气！”

1976年，我穿着这件换来的军装，在海关前特意拍照留念。

闲话茶馆

母亲最需要的……

□ 张璞

中午，老公打电话说妈妈生气回老家了，让我赶紧回去看看。

放下电话，我就心急火燎地往老家赶，一进门就问妈妈：为什么回家，是饭菜不可口？母亲摇摇头：是给你的钱不够花？母亲还是摇摇头。“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那您为什么回家？”我着急地问。母亲叹了口气说：“你家里没我需要的……”“您需要什么？只要说出来，我现在就给您买。”我

接着说。谁知母亲却卖了个关子：“想知道我需要啥，你就得在家陪我半天。”真不明白母亲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无奈之下，我只好答应她的要求，在家陪她。

下午，我陪母亲一起到菜园，母亲一边摘菜一边和我聊天，说的都是我小时候那些鸡毛蒜皮的事：我多大学会走路、多大到村头拾麦穗等。没想到这些小事，她竟然都记得这么清楚。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母

亲聊着天，就这样过了两个小时，再看看母亲的菜篮里，装的全是黄瓜、土豆、豆角这些我喜欢吃的菜——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！

好不容易到了晚上，我问：“妈，您究竟需要啥，现在该说了吧？”

不料，母亲笑着说：“我啥也不需要了，我想要的东西，你已经给我了。”

“除了陪您聊天，我什么东西也没给您呀？”母亲的话让我

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“你就知道给我东西，什么高级洗脚盆，还有自动麻将桌，可是这些东西能陪我说话吗？人老了，最怕的是孤单寂寞，作为女儿，你如果能陪我说话，比给我什么都强。”母亲说。

是啊！现在在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，可以为母亲买很多东西，但是，千万不要忘记什么是母亲最需要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妨常回家看看，陪母亲聊聊，带给她最需要的东西。

副刊

投稿:gyz0111@yahoo.com.cn

电话:65233688